

曾  
139  
3

14  
139  
3



門 1 曾 4  
號 129  
卷 1

中朝故事

唐 尉遲偓撰

古有豢龍氏長安有豢龍戶觀水卽知龍色目有無悉知之懿皇朝上言龍池中走失兩條往關東尋訪於東都魏王池中見之取而歸闕經華州時李納爲華州刺史納父名建杓與白居易相善納爲人正直聞得龍來大以爲虛妄命就公府視之則於一小瓶子中倒於瓶內乃二鯀魚也納怒曰何以爲驗其人對曰驗非難也請鑿穴寸許注水其間收鯀投水內魚到水中相趨

旋轉尾觸穴四隅隨觸而陷水亦暴漲遂巡穴已數尺  
澗其人諮納曰恐穴更廣卽難制也遂搨入瓶中納方  
寸之厚贈錢帛携歸輦下

華清宮湯泉內大寶中刻石爲坐及作芙蓉僕聞說到  
今猶在屋木亦有全者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帝  
御玉笛采其聲翻爲曲子名當時左右皆傳唱之

代說鄭敞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敞初  
亞未達遨遊諸處留其妻并一婢在山觀中女冠院側  
及歸妻已卒詢其婢婢曰娘子將欲產臥之時間空中

有語曰汝須出觀外無污吾清境不然吾當殺汝妻祝  
曰某婦人也出無歸望聖者閔念及五鼓免娠而殞殞  
觀內道衆爲殯於墻外野田中矣亞以盞酒酌之是夜  
夢妻曰某命未盡合與君生貴子因爲汚觸道觀爲神  
靈所殺從此北向十里有一僧院其間只有一僧年可  
五十許此奇士也可往求之僧必拒諱但再三哀鳴祈  
之當得再奉箕箒也及寤不以爲信次夕又再夢之語  
如初亞於是趨其院果見一桑門初謁之亦喜亞遂告  
之殊不顧曰我卽凡人也偶出家耳豈能主幽冥之事

平亞復懇求之僧怒以拄杖驅平亞甘其辱連日不去且亦不寢僧乃許之曰汝旣心堅若此俟吾尋訪之乃坐入定半夜後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曙先歸吾當送來亞其夕歸觀三吏中聞戶外人語卽引妻來言本身已敗壞此卽魂耳善相保囑之而去其妻宛如平生但惡明處二三年間乃生畋又數歲妻乃辭去自言年數已盡合當決去涕泗而別俄不知所之

李德裕有親知授舒州牧李曰到郡日天柱峯茶可惠三四角其人輒獻數勛李却之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

數角投之贊皇闕而受之曰此茶可消酒肉毒乃命烹一甌沃於肉食以銀合閉之詰旦開視其肉已化爲水矣衆服其廣識

贊皇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於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揚子江中零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曰醉而忘之泛舟止石城下方憶及乃汲一瓶於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嘆訝非常曰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隱也

宰相堂飯常人及不敢食鄭延昌在相位一日本廳欲

食次其弟延濟來遂與之同食延濟手秉樽饌食及數  
口碗自手中墜地遂中風痺一夕而卒  
京輦自黃巢退後修葺殘毀之處時定州王氏有一兒  
俗號王酒胡居於上都巨富納錢三千貫助修朱雀門  
僖宗詔令重修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扣新  
鐘十撞捨錢一萬貫命諸大臣各取意向擊上曰有能  
捨一千貫者卽打一槌齋罷王酒胡半醉入來逕上鐘  
樓連打一百下便於西市運錢十萬入寺  
中朝故事終

金鑿記

唐 韓偓撰

昭宗召偓入院試文五篇萬邦咸寧賦禹拜昌言賦武  
臣授東川節度制答佛脣國進貢書批三功臣讓圖形  
表繳狀云臣才不邁羣器非拔俗待價旣殊于櫝上窮  
經有愧于籛金遭遇清時涵濡睿澤峩冠振珮已塵象  
闕之班舐筆和鉛更入金門之召擊鉢謝榼纂組非工  
撫已循涯以榮爲懼

昭宗在鳳翔宴待臣捕池魚爲饌李茂貞曰本畜此魚

以候車駕又以巨杯勸帝酒帝不欲飲茂貞杯叩帝頤  
頷坐皆憤其無禮

汴人列十餘棚攻岐城掘蝟蜒濠時城中大窘燒人糞  
煮人肉而食李茂貞不肯與梁和昭宗諭曰在內公主  
美人等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扞今已竭矣願速與梁和  
逆章之變吏部尚書張嘉福河北道存撫使至懷州武  
涉驛有勅所至處斬之尋有敕矜放使人馬上昏睡遲  
行一驛比至已斬訖

周忠府都督謝祐以險忍毒則天朝徙曹王于黔中祐

嚇云則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止更無則敕王怖而縊死  
後祐于平閣上臥婢妾十餘人同宿夜不覺刺客截祐  
首去後曹王破家薄錄事得祐頭漆之題謝祐字以為  
穢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

則天后嘗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羣  
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鸚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陛下二  
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武承嗣武三  
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  
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曰卿曾為我占夢今乃應矣朕

欲立太子何者爲得仁傑曰陛下有賢子外有賢姪取  
舍詳擇斷在聖衷則天曰我自育聖子承嗣三思是何  
疥癬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即降敕追廬陵立爲太子充  
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北邙山頭皆兵滿無  
容人處賊自退散

姚南仲滑州苦於監軍使薛盈珍遣部將曹洽奏論盈  
珍盈珍亦遣小使偕行洽自度不得盡言於上至滋水  
驛夜半先殺小使乃自殺緘遺表於囊中以冀也  
九仙殿銀井有梨二株枝葉交接宮中呼爲雌雄樹

天復二年大駕在岐皇女生三日賜洗兒果子金銀錢  
銀葉坐子金銀錠子

白居易在翰林賜防風粥一甌別取防風得五合餘食  
之口香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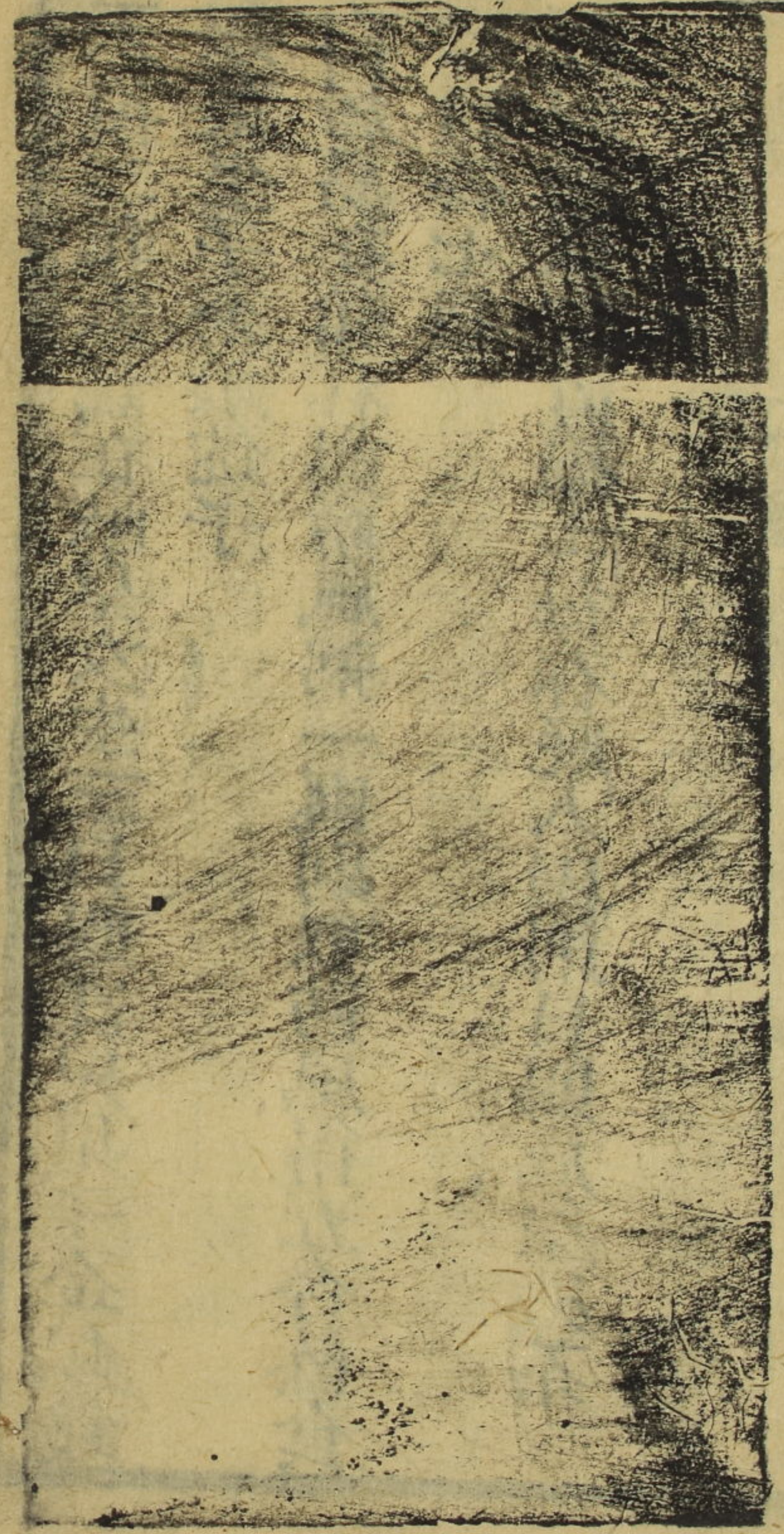
故例翰林當直學士每春晚人困則日賜成象殿茶

金鑿密記終

金鑿密記

三

初集



杜陽雜編卷上

唐

蘇鶚著

代宗廣德元年吐蕃犯便橋上幸陝王師不利常有紫  
 氣如車蓋以迎馬首及迴潼關上嘆曰河水洋洋送朕  
 東去上至陝因望鐵牛蹶然謂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宮  
 中有尼號功德山言事往往神驗屢撫吾背曰天下有  
 災遇牛方迴今見牛也朕將迴爾是夜夢黃衣童子歌  
 於帳前曰中五之德方衰衰胡胡呼可奈何詰旦上  
 具言其夢侍臣咸稱土德當王胡虜破滅之兆也

黃衣土之



色中五土之數我是月副元帥郭子儀與大將李忠義  
我者 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克復京都吐番大潰上還宮闕圖  
 功臣於凌烟閣上因謂子儀曰安祿山僭亂中原是卿  
 再安皇祚昨朕蒙塵卿復戮力今日天下乃卿與我也  
 雖圖券不足以褒元老因泣下霑衣子儀伏於上前嗚  
 咽流涕曰老臣無復致命久矣但慮衰耄不堪王事願  
 仗陛下宗廟社稷之靈士成微績上因命御馬九花虬  
 并紫玉鞭轡以賜不生知九花之異固陳讓者久之上  
 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子儀身長六尺餘九花虬節

范陽節度李德山所貢額高九寸毛拳如麟頭頸鬣  
 真虬龍也每一嘶則羣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文故號為  
 九花虬亦有獅子上東幸觀獵於田不覺日暮忽顧謂  
曉皆其類 左右曰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里上遂令速鞭恐閤  
 夜而九花虬緩緩然若行五里而已侍從奔驟無及者  
 上以為超光趨影之匹也王子年拾遺記周穆王有白  
 是益加鍾愛既復京師特賜子儀崇功臣也  
 上嘗幸興慶宮於複壁間得寶匣匣中獲玉鞭鞭末有  
 文曰軟玉鞭即天寶中異國所獻光可鑑物節文端妍

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雖以斧鑿斫終不傷缺上嘆爲異物遂命聯蟬繡爲囊碧玉絲爲鞘碧玉蠶絲卽永泰元年東海彌羅國所貢云其國有桑枝幹盤屈覆地而生大者連延十數頃小者蔭百畝其上有蠶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亦謂之金蠶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撚而爲鞘表裏通瑩如貫其韌雖併十夫之力挽之不斷爲琴瑟絃則鬼神悲愁怵舞爲弩絃則箭出一千步爲弓絃則箭出五百步上今藏之於內府至朱泚犯禁闈其韞不知所在

故水部賈高員外所傳

上寬厚之德出於天然爲兒時常爲玄宗器之每坐於玉案前熟視上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因命取上清珠以絳紗裹之繫於頸上上清珠卽開元初尉廩國所貢尉廩國在西海其珠光明潔曰可照一室視之則出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象搖動於其中及上卽位寶庫中徃徃有神光異氣掌庫者具以事告上曰豈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乃泣然流涕徧示近臣曰此我爲兒時明皇所賜也遂

令貯之於翠玉函置之於卧內忽有水旱兵革之災止  
每虔祝之無不應驗

大歷中日林國獻靈光豆龍角釵其國在海東北四萬  
里國西南有怪石方數百里光明澄澈可鑑人五臟六  
腑亦謂之僊人鏡其國人有疾輒照其形遂知起於某  
臟腑卽自採神草餌之無不愈焉靈光豆大小類中國  
之菜豆其色殷紅而光芒長數尺本國人亦呼爲詰多  
珠和石上蒼蒲葉煮之卽大如鴉卵其中純紫秤之可  
重一筋上啗一丸香美無比而數日不復言饑渴龍角

釵類玉而紺色上刻蛟龍之形精巧竒麗非人所製上  
因賜獨孤妃與上同遊龍舟池有紫雲自釵上而生俄  
頃滿于舟楫上命置之掌內以水噴之遂化爲一龍騰  
空東去

上崇奉釋氏每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國  
獻五彩氍毹製度巧麗亦冠絕一時每方寸之內卽有  
歌舞伎樂列國山川之象忽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  
動搖鸞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真僞又獻萬佛山可高  
一丈因置山於佛室以氍毹藉其地萬佛山彫沉檀珠

玉以成之其佛形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無不悉具而辨縷金玉水精為幃蓋流蘇菴羅蒼筍等樹搆百寶為樓閣臺殿其狀雖微勢若飛動前有行道僧不啻千數下有紫金鐘徑闊三寸上以蒲牢銜之每擊鐘則行道之僧禮首至地其中隱隱謂之梵音蓋關楗在乎鐘也其山雖以萬佛為名數則不可勝紀上因置九光扇于巖巖間四月八日召兩眾僧徒入內道場禮萬佛山是時觀者嘆非人工及觀九色光於殿中咸謂之

佛光卽九光扇也由是上令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語

千口而退傳之於僧惟籍

李輔國恣橫無君上切齒久矣因寢夢登樓見高力士領兵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首流血灑地前後歌呼自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令也上覺亦不敢言輔國尋為盜所殺上異之方以夢語於左右先是肅宗賜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殆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於數百步雖鑱之於金函石匱終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拭拂則芬馥經年縱灑濯數

四亦不消歇輔國常置于座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忽  
一大笑一悲號輔國驚愕失據而矚然者不已悲號者  
更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怪碎之如粉以投廁中其後常  
聞冤痛之聲其輔國所居里巷酷裂彌月猶在蓋吞之  
為粉而愈香故也不周歲而輔國死焉初碎辟邪輔國  
嬖奴慕容官人知異常物隱屑二合而魚朝恩不惡輔  
國之禍以錢三十萬買之及朝恩將伏誅其香化為白  
蝶冲天而去當時議者以奇香異寶非人臣之所蓄也  
輔國家藏珍玩皆非人世所識夏則於堂中設迎涼之

草其色類碧而幹似苦竹葉細如杉雖若乾枯未嘗彫  
落盛暑束之牕戶間而涼風自至鳳首木高一尺彫刻  
鸞鳳之狀形似枯槁毛羽脫落不甚盡雖嚴凝之時置  
諸高堂大厦之中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列名為常  
春木縱烈火焚之終不焦黑

涼草鳳木或出於薛王宅  
十洲記事火林有不焚之

木殆亦  
此類

魚朝恩專權使氣公卿不敢仰視宰臣或決政事不  
謀者則眦睚曰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於是上惡之而  
朝恩幼子曰令徽年十四五始給事於內殿上以朝恩

故遂特賜絳馬未浹旬月同列黃門位居令徽上者因  
敘立於殿前恐其後至遂爭路以進無何誤觸令徽臂  
乃馳歸告朝恩以班次居下爲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  
於上前奏曰臣幼男令徽位處衆僚之下願陛下特賜  
金章以超其等不由緋便求紫上未及語而朝恩已令所司捧  
紫衣而至今徽卽謝於殿前上雖知不可強謂朝恩曰  
卿兒着章服大宜稱也魚氏在朝動無畏憚他皆倣此  
其同列黃門尋遭斥逐於嶺表及朝恩被誅天下無不  
快焉

代宗纂業之始多以庶務託於鈞衡而元載專政益墮  
國典若非良金重寶趨左道則不得出入於朝廷及  
常袞爲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自專少於分別故升降  
多失其人或同列進擬稍繁則謂之沓伯由是京師語  
曰常無分別元好錢賢者愚而愚者賢時崔祐甫素公  
直與衆言曰朝廷上下相蒙善惡同致清曹峻府爲鼠  
輩養資豈神皇化耶由是益爲持權者所忌至建中初  
祐甫執政人心方有所歸元載末年造芸輝堂於私第  
芸香草名也出于闐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春

之爲屑以塗其壁故號芸輝堂焉而更構沉檀爲梁棟飾金銀爲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木楊國忠之寶也屏上刻前代美女伎樂之形外以玳瑁水犀爲押又絡以真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之酋帥卽絞綃之類也輕疎而薄如無所礙雖屬凝冬而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焉不知其帳也謂載臥內有紫氣而服玩之奢僭擬於帝王之家芸輝之前有池悉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陽花亦類白蘋其花紅大如牡丹不知自何而來也

更有碧芙蓉香潔黃苜偉於常者載因暇日憑欄以觀忽聞歌聲清亮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載惡之旣甚遂剖其花一無所見卽祕之不令人說及載受戮而逸奴爲平盧軍卒人故得其寶載龍髯拂紫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精爲柄刻紅玉爲環鈕或風雨晦冥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之於堂中夜則蚊蚋不敢入拂之爲聲雞犬牛馬無不驚逸若垂之池潭則鱗介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

於空中則成瀑布三五尺未嘗輒斷燒鷲肉燠之則焯焯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屢言之載不得已而遂進焉載自云得於洞庭道士張知和載寵姬薛瑤英攻詩書善歌舞僊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搖光飛鷲絲珠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娟本岐王之愛妾後出為薛氏之妻生瑤英幼以香啗之故肌香及載納為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褥其褥出自勾驪國一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為也其色殷鮮光軟無比衣龍綃之衣一襲無一二兩搏之不盈一握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

唯賈至楊公南與載友善故往往得見歌舞至因贈詩曰舞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

王子年拾遺記趙飛曰體輕恐暴風帝為築臺焉

公南亦作長歌褒美其畧曰

雪面澹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為巧媚載惑之怠於庶務而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與趙娟遙相出入以構賄賂號為關節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為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頷之天下資寶債求大官職無不恃載權勢指薛卓為梯媒及載死瑤英為里人妻論者



以元載喪令德而崇貪名自一婦人而致也傳於進士賈遂  
 德宗皇帝英明果斷無以比德每進用公卿大臣莫不出自宸衷若聞一善可錄未嘗不稱獎之百官對敷如稍稱旨無不擡眉聳聽朝退即輒書其姓名於座側或有獎用多所稱職故卿大夫已下謂上聖英睿每與宰臣從容詢訪時政往往呼其行第其尚賢進善皆此類也及上蒙塵幸奉天翰林學士姜公輔屢進嘉謀深叶上意初涇原兵亂長安公輔奏云朱泚甚有反狀不如早為之所無令為兇逆也上倉皇之狀不瑕聽從更云朱泚

素鎮涇原頗得將士心今罷兵權居常悒悒不如詔之以從鸞駕不然即斬之以絕後患及開段秀實之死上執公輔手曰姜公姜公先見之明可謂神略矣盧杞朕擢自郡守坐於廟堂自陳百口之說何獨悞我也盧杞常言以百口保朱泚不反上將欲幸奉天自携火精劍出內殿因嘆曰千萬年社稷豈為狗鼠所竊邪遂以劍斫檻上鐵狻猊應手而碎左右皆可萬歲上曰若碎小寇如斬狡獪不足憂也及乘輿遇夜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即火精劍也建中二年大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里出神鐵其山有瘴毒不可輕為採取若中國之

君有道神鐵卽自流溢鍊之爲劍必多靈異其劍之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朽磨之則生煙烙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上始於行在無藥餌以備將士金瘡時有裨將爲流矢所中上碎琥珀匣以賞之其匣則火精劍匣也近臣諫曰陛下奈何以裨將金瘡而碎琥珀匣上曰今匈奴逆恣欲危社稷是軍中藉材用人之際而戰士有瘡如朕身之瘡也昔太宗剪鬚以付英公今朕以人爲寶豈以劍匣爲寶也左右及中外聞者無不感悅初上欲西行有知星者奏上曰逢林卽住上曰豈可令朕

處林木問乎姜公輔曰不然但以地名亦應也及奉天尉賈隱林謁上於行在上觀隱林氣宇雄俊兼是忠烈之家而名叶知星者語隱林卽天寶末賈循之猶子也上因延於臥內以採籌路之深淺隱林於御榻前以手板畫地陳攻守之策上甚異之隱林因奏曰臣昨夜夢曰墜地臣以頭戴曰上天曰卽朕也此來事莫非前定遂拜爲侍御史糾劾行在尋遷左常侍後駕遷幸梁州而隱林卒二年夏五月京師副元帥李晟收復宮闕朱泚走涇原而兵士總餘數百人昏忽迷路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

父田父對曰豈非朱太尉邪偽宰相源休止之曰漢皇帝泚偽田父曰天不長竟地不生惡蛇不爲龍鼠不爲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將殺之忽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忽馬上叩頭稱乞命而手足紛紜若有拒捍因之墜馬良久復蘇左右扶上馬問其故泚曰見段司農劉海負杖戈執戟與朕相敵不堪其苦也時將士聞者益懷異意翌日達涇州偽節度使田希鑿閉門不納遂至寧州彭原縣爲心腹衛士韓旻薛綸朱維孝等逼而墜筓將殺之泚謂旻曰汝等朕所鍾愛今將敗

績可忍共殺耶旻曰誠爲陛下腹心失則不可共爲塗炭今借陛下之首以取富貴也言未終泚首已斷泚始亂長安源休姚令言等廣陳圖讖以堅泚意及爲偽宰相日益自負休乃收圖書貯倉廩作蕭何事業或聞王師不利而喜色出而謂令言曰天下將定吾等之功豈後於蕭何矣令言曰漢皇未弱於劉季休退語僞黃門侍郎蔣詩曰若度其才卽吾爲蕭姚爲曹耳識者聞之謂休不奈官職喬琳雖受僞官而性好諧戲因語舊僚曰源公直所謂火迫鄼侯耳

代宗朝異國所獻奇禽馴獸自上即位多放棄之建中之二年南方貢朱來鳥形有類於戴勝而紅背紺尾尾長於身巧解人語善別人意其音清響聞於庭外數百步官中多所憐愛常爲玉屑和香稻以啗之則其聲益加寥亮夜則棲於金籠晝則飛翔於庭廡而後鷹大鷲不敢近一日爲巨鵬所搏而斃宮中無不歔歔或遇其籠自開內人有善書者於金華紙上爲朱來鳥寫多心經及朱泚犯禁闈朱來鳥之光明矣

大歷中澤潞有僧號普滿隨意所爲不拘僧相或歌或

哭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驗故時人比爲萬迴建中

初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去所記者云此水連

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

此水者泚字涇水者

自涇州兵亂雙珠者泚與弟滔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乙未也丑牛也是歲改貞元元年丙寅虎也是歲

賊平故也

上切於時政而頗倚注於台衮之臣每命相密召學士

草詔及進本上輒多改注卽顧謂左右曰朕處渠等極

位復以美詞褒之所冀爲朕戮力同心以成大化旣用

崔祐甫爲相悉以國務委之而祐甫事無巨細悉皆陳

諫上曰朕與卿道合天下細事卿宜隨便剖奏無乃多疑朕也自是祐甫之道益公當及楊公南盧杞執政報恩復仇紊亂綱紀朝野爲之戢手公南旣殺劉晏士庶莫不寃痛之明年公南得罪賜死崖州時人謂劉相公寃報矣建中元年七月乙丑楊殺晏二年十月乙未旣午晏已受誅使廻云至乙丑下詔殺之上每臨朝多令徵四方止園才能學術直言極諫之士由是提筆貢藝者滿於闕下上親自考試用絕請託之門是時文學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賢之告爲

意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詞理乖謬者卽濃筆抹之至尾如稱旨者必翹足朗吟翌日則徧示宰臣學士曰此皆朕門生也是以公卿大臣已下無不服上藻鑒宏詞獨孤綬所司試放馴象賦及進其本上自覽考之稱嘆者久因吟其句曰化之式孚則必受乎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於至仁上以綬爲知去就故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單國累進馴象三十有二上卽位悉令放之於荆山之南而綬不斥受獻不傷放棄故賞其知去就焉

貞元三年中常侍自蜀使迴進瑞鞭一其文節高有麤鳳龜龍之形體質微而鱗甲毛羽無不脩具其色照爛有類琥珀於暗中揮之有如電光上雖不好寶值祥瑞及覽此鞭頗甚稱嘆遂置之於明珠匣其匣蓋飾以明珠者也

上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騮皆耳中有毛引之可長一尺相馬經云耳中有毛長一尺者日行千里而進退緩急皆如上意故謂之功臣一日花木方春上欲幸諸苑內廐控馬侍者進瑞鞭上指二駿語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駿

謂之二絕今獲此鞭可謂三絕矣遂命酒飲之左右引翼而去因吟曰鴛鴦赭白齒新齊晚日花開落碧蹄玉勒乍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中書舍人韓翃詩也

八年吳明國

洞冥記有吳明之瓏

貢常燃鼎鸞蜂蜜云其國去東

海數萬里經異婁沃沮等國

地婁沃沮皆出漢東夷傳

其土宜五穀

珍五尤多禮樂仁義無剽劫人壽二百歲俗尚神仙術

而一歲之內乘雲控鶴者往往有之常望有黃氣如車蓋知中國有土德王遂願入貢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潔類玉其色純紫每修飲饌不熾火而俄頃自熟香潔

異於常等久食之令人反老為少百疾不生鸞蜂蜜云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為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不過三二合如過度則有風雷之異若悞螫人則生瘡以石上菖蒲根傅之即愈其蜜色碧常貯之於白玉椀表裏瑩徹如碧琉璃久食之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及沉痾眇跛諸僻惡之病無不療焉

桂陽雜編卷上終

杜陽雜編卷中

唐 蘇鶚著

順宗皇帝即位歲拘弭國貢却火雀一雄一雌履水珠常至冰變晝草其却火雀純黑大小似鸞其聲清亮殆不類等常禽鳥置於火中火自巳云上嘉其異遂盛於水精籠懸於寢殿夜則宮人持蠟炬以燒之終不能損其毛羽履水珠色黑類鐵大於鷄卵其上鱗皴其中有竅云持入江海內可行於洪波之上下始不謂之實遂命善浮者以五色絲貫之繫於左臂毒龍畏五色絲遣入龍

池其人則步驟於波上若在地亦潛於水中良久復出而徧體畧無濡濕上奇之因以御饌賜使人至長慶中嬪御試弄於海池上遂化爲黑龍入於池內俄而雲煙暴起不復追討矣常堅冰云其固有凝山中有冰千年不釋及賁至京師潔冷如故雖盛暑赫日終不稍消嚼之即與中國者無異變畫草有類芭蕉可長三尺而一莖千葉樹之則百步內昏黑如夜如藏於百寶匣中其上緘以胡書上見而怒曰背明向暗之物是何貴也遂命并匣焚之於使前使初不爲樂及退謂鴻臚曰

本國以變畫爲異今皇帝以向暗爲非可謂明德矣

永貞元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

眉娘生而眉絲如線且長故有

此本北祖帝師之裔曰大足中流蕩於嶺表

後一盧景

裕景融兄弟四人皆爲皇王之師因号帝師

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

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於毛髮其品題章句無有遺闕更善作飛仙蓋以絲一縷分爲三縷染成五彩於掌中結爲華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外列執幢捧節之童亦不啻千數其蓋洞一丈徑之無三數兩自煎靈



香膏傅之則虬硬不斷上歎其工謂之神姑因令止於  
宮中每日但食胡麻飯三四合至元和中憲宗皇帝嘉  
其聰慧而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知眉娘不願往  
禁中遂度以黃冠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及後神遷  
香氣滿室弟子將葬舉棺覺輕卽撒其蓋惟有藕屨而  
已後人海人往往見乘紫雲遊於海上是時羅浮處士  
李象先作盧逍遙傳而象先之名無聞故不爲世人傳  
焉

憲宗皇帝寬仁大度不妄喜怒人便殿與宰臣言政事  
莫不嚴肅容貌是以進善出惡俗恭刑清而天下風化  
矣或延英入閣未嘗不以生民哀樂爲意或四方進歌  
舞妓樂上皆不納則謂左右曰六宮之內嬪御已多一  
旬之中資費盈萬豈可剝膚搯髓強娛耳目其儉德憂  
人皆此類也

吳元濟之亂淮西以宰臣裴度爲元帥及對於殿上曰  
僞蔡稱兵朕於擇帥甚難其人也且安天下用將帥如  
造大舟以越滄海其功則多其成則大一日萬里無所  
不屆若乘一葉而蹈洪波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託

元老以摧狂寇宜謂一日萬里矣度曰微臣無狀叨蒙大用唯慮一丸之卵不足以勝太山欵段之馬不足以行千里但竭臣至忠以仗宗廟之靈臣雖不才敢以死效命泣下沾濡若不勝語上亦爲之動容

元和五年內給事張惟則自新羅使迴云於海上泊洲島間忽聞雞犬鳴吠似有煙火遂乘月閑步約及一二里則見花木臺殿金戶銀闌其中有數公子戴章甫冠着紫霞衣吟嘯自若惟則知其異遂請謁見公子曰汝何所從來惟則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汝

當旋去爲吾傳語俄而命一青衣 金龜印以授惟則乃置之於寶函復謂惟則曰致意皇帝惟則遂置之還舟中迴顧舊路悉無踪跡金龜印長五寸上負黃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惟則達京師卽具以事進上曰朕前生豈非仙人乎及覽龜印歎異良久但不能諭其文爾因命緘以紫泥玉鎖致於帳內其上徃徃見五色光可長數尺是月寢殿前連理樹上生靈芝二株宛如龍鳳上因歎曰鳳芝龍木寧非此驗乎

上好神仙不死之術而方士田佐元僧大通皆令入宮  
禁以鍊石爲名時有處士伊祁玄解纈髮童顏氣息香  
潔常乘一黃牝馬逸高三尺不啗芻粟但飲醇酎不許  
韁勒唯以青氈藉其背常遊歷青瑤間若與人欵曲王  
話千百年事皆如日擊上知其異人遂令密召入宮處  
九英之室設紫茭之席飲龍膏之酒紫茭席色紫而類  
茭葉光軟香淨冬溫夏涼龍膏酒黑如純漆飲之令人  
神爽此本烏弋山離國所獻烏弋山離國見班固西域傳上每日親  
訪問頗加敬仰而玄解魯僕未嘗閑人臣禮上因問曰

先生春秋旣高而顏色不老何也玄解曰臣家於海上  
常種靈草食之故得然也卽於衣間出三等藥實爲上  
種於殿前一曰雙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萬根藤雙麟  
芝色褐一莖兩穗隱隱形如麟頭尾悉具其中有子如  
瑟瑟焉六合葵色紅而葉類於莪葵始生六莖其上合  
爲一株共生十二葉內出二十四花花如桃花而一朵  
千葉一葉六影其成實如相思子萬根藤一子而生萬  
根枝葉皆碧鈎連盤屈可蔭一畝其花鮮潔狀類芍藥  
而葉色殷紅細如絲髮可長五六寸一朵之內不啻千

莖亦謂之絳心藤靈草既成人莫得見玄解請上白采  
餌之頗覺神驗由是益加禮重遇西域有進美玉者二  
亡其一圓一方徑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鑑毛髮時玄解  
方坐於上前熟視之曰此一龍玉也一虎玉也上驚而  
問曰何謂龍玉虎玉耶玄解曰圓者龍也生於水中爲  
龍所寶若投之水必虹蜺出焉方者虎也生於巖谷爲  
虎所寶若以虎毛拂之卽紫光迸逸而百獸懾服上異  
其言遂令試之各如其說詞得玉之由使人曰一白魚  
者得一白獺者獲上因命取龍虎二玉以錦囊盛之於

內府玄解將還東海亟請於上上未之許過宮中刻木  
作海上三山綵繪華麗問以珠玉上因元日與玄因觀  
之指蓬萊曰若非上仙無由得及此境玄解笑曰三島  
咫尺誰曰難及臣雖無能試爲陛下一遊以探物象妍  
醜卽躡体於空中漸覺微小俄而入於金銀闕內左右  
連聲呼之竟不復有所見上追思歎恨僅成羸疹因號  
其山爲藏真島每詰旦於島前焚鳳腦香以崇禮敬後  
旬日青州奏云玄解乘黃牝馬過海矣

八年大軫國貢重明枕神錦袞碧麥紫米云其國在海

東南三萬里當軫宿之位故曰大軫 經合丘下棠之

山合丘 馮棠山 見山海經 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一逾於

水精中有樓臺之狀四方有十道士持香執簡下環無  
已謂之行道真人其樓臺瓦木丹青真人衣服王王無  
不悉具通瑩焉如水觀物神錦衾冰蠶絲所織也方二  
丈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其國以五色彩石  
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中始生如蚊蟻游沫於其  
間及長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驚風疾吹不能傾動  
大有可濶三四尺而蠶經十五日即跳入荷中以成其

璽形如方斗自然五色國人操之以織神錦亦謂之靈  
泉絲上始覽錦衾與嬪御大笑曰此不足以爲嬰兒綳  
拂曷能爲我被邪使者曰此錦之絲水蠶也得水即舒  
水火相反遇火則縮遂於上前令四官張之以水一噴  
即方二丈五色煥爛逾於向時上乃嘆曰本乎天者親  
上本乎地者親下不亦然哉令以火逼之湏臾如故上  
益異之翌日出示術士田元佐李元戢焉碧麥大於中  
華之麥粒表裏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體輕久則可以  
御風紫米有類苣蓿炊一升得飯一斗食之令人鬢髮

續黑顏色不老久則後天不死上因中元日薦於立元

皇帝故當時道士有得食者

得於太清宮  
道上朱環中

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及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朶  
千葉大而且紅上每觀芳盛歎曰人間未有白是宮中  
每夜即有黃白蛺蝶萬數飛集於花間輝光照耀達曉  
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羅於空中  
逐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為娛樂遲明視之則  
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為比而內人爭用絳縷絆其  
脚以為首飾夜則光起粧奩中其後開寶厨覩金錢玉

犀之內有蠕蠕將有化為蝶者宮中方覺焉

飛龍衛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雕木作鸞鶴鷓鴣之  
狀飲啄悲鳴與真無異以關振置於腹內發之則凌雲  
奮飛可高百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為飛  
雀飛龍使異其機巧遂以事奏上觀而悅之志和更雕  
踏床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床置之  
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牙俱出及始進上以足履  
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怖畏遂令撤之志和伏於上  
前曰臣愚昧致有驚忤聖躬臣別進薄技稍娛至尊耳

日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一何試爲我作之志和遂於懷中出一桐木合子方數寸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爲五隊令舞涼州上令召國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旋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纍纍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於上前獵蠅於數百步之內如鷓捕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小有可觀卽賜以雜綵銀碗志和出宮門悉轉施於他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所在

敬宗皇帝齊整元年南昌國獻玳瑁盆浮光裘夜明犀其國月酒山紫海蓋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美醉則經月不醒紫海水色如爛椹可以染衣其龍魚龜鱉砂石草木無不紫焉玳瑁盆可容土斛外以金玉飾之及盛夏上置於殿內貯水荷遣繚御持金銀杓酌水相沃以爲嬉戲終不竭焉浮光裘卽海水染其色也以五彩絲縷成龍鳳各一千三百絳以九色真珠上衣之以獵北苑爲朝日所照光彩動搖觀者眩目上亦不爲之貴一日馳馬從禽忽值暴雨而浮光裘畧無沾潤上方

漢爲異物也夜明犀其狀類通天夜則光明可照百步  
覆繒于重終不能掩其輝煥上令解爲腰帶每遊獵夜  
則不施蠟炬有如晝日

寶歷二年渤海國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二曰輕鳳脩  
眉夥首蘭氣融冶冬不纒衣夏不汗體所食多荔枝榘  
實金屑龍腦之類衣駢羅之衣戴輕金之冠表異國所  
獻也駢羅衣無縫而成其紋巧織人未之識焉輕金冠  
以金絲結之爲鸞鶴狀仍飾以五采細珠玲瓏相續可  
高一尺秤之無二三分上更琢玉芙蓉以爲二女歌舞

臺每歌聲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觀  
於庭際舞態艷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藏  
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所侵故也由是宮中語曰寶帳  
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上降曰大張音樂集天下百戲於殿前時有妓女石火  
胡本幽州人也挈養女五人繼八九歲於百尺竿上張  
弓絃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衣執戟持戈  
舞破陣樂曲俯仰來去越節如飛是時觀者目眩心怯  
火胡立於十重朱畫牀子上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



中皆執五綵小幟牀子大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齊舉  
爲之踏渾脫歌呼柳場若履平地上賜物甚厚文宗卽  
位惡其大險傷神遂不復作

文宗皇帝尙賢樂善罕有倫比每與宰臣學士論政事  
之暇未嘗不話才術文學之士故當時以文進者無不  
謬誇焉於是上每視朝後卽閱羣書見無道之君行狀  
則必扼腕歔歔讀堯舜禹湯傳則歡呼歛衽謂左右曰  
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爲人君邪每試進士及  
諸科舉人上多自出刁口及所目進所試卷披覽吟誦

終日忘倦常延學士於內庭討論經義較量文章令宮  
女侍茶酒飲饌而李訓講周易微義頗叶於上意時方  
盛夏遂命取水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以賜訓訓謝之  
上曰如意足以與卿爲談柄也上讀高郢無聲樂賦自

居易求玄珠賦謂之玄祖

傳於水部  
賈嵩員外

大和九年誅王涯鄭注後仇士良專權恣意上頗惡之  
或登臨遊幸雖百戲駢羅未嘗爲樂往往瞠目獨語左  
右莫敢進問因題詩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憑高  
何限意無復侍臣知

上於內殿前看牡丹翹足憑欄忽吟舒元興牡丹賦云  
俯者如愁仰者如語含者如咽吟罷方省元興詞不覺  
嘆息良久泣下沾臆時有宮人沈阿翹爲上舞河滿子  
調聲風態率皆宛暢曲罷上賜金臂環卽問其從來阿  
翹曰妾本吳元濟之妓女濟敗因以聲得爲宮人俄遂  
進白玉方響云本吳元濟所與也光明皎潔可照十數  
步言其犀槌卽響犀也方物有聲乃響應其中焉架則  
雲檀香也而文彩若雲霞之狀芬馥着人則彌月不散  
制度精妙固非中國所有上因令阿翹奏涼州曲音韻

清越聽者無不凄然上謂之天上樂乃選內人與阿翹  
爲弟子焉

開成宮中有黃色蛇常夜自寶庫中出遊於階庭間光  
彩照灼不可擒捕宮人擲珊瑚玦擊之遂并玦而亡去  
掌庫者具以事告上令徧搜庫內乃得黃金蛇而珊瑚  
玦着其首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黃金蛇  
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覩額下有麼  
字上蹶然曰果不失朕所疑耳阿麼煬帝小字也上之  
博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頗梨連環繫於玉腕之前

足其後更不復見焉以彘能陷蛇也

上好食蛤蜊一日左右方盈盤而進中有孽之不裂者

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眉端秀

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齒齒謂之菩薩上遂置之於

金粟檀香合以玉屑覆之賜興善寺令致敬禮至會昌

中毀佛舍遂不知所在傳之涇州從事陳訥

王涯初為大官名德聞望頗為朝廷欽仰末年恃寵固

位為士大夫譏之其所居之地妖怪屢見知氣者以不

吉語告之而涯廣自引諭曾無休退之意及伏誅時人

謂王公禍至不省惑

鄭注艱險左道熒惑人主為天下側目鄭鎮鳳翔日有

草如茵生於紫金帶上注既心有所圖乃喜謂芝瑞識

者以物反其所夫草生於土常也今生於金是反常也

鄭氏之禍將至其不久矣注又常置藥篋藥化為青蠅

萬數飛去注頗惡之數日不視事未踰月而誅焉

賈餗布衣時謁滑臺節度使賈耽耽以餗宗黨復喜其

文才宏麗由是延請之忽一日賓客大會有善相者在

軌座中及餗退而相者謂日向來賈公子神氣俊逸當

位極人臣然當執事之時朝廷微變若當此際諸公宜早避焉耽領之以不動容及大和中餽秉鈞衡有知者潛匿於山谷間十有三四耳

王沐者涯之再從第也家於江南老而且窮以涯執相權遂跨蹇驢至京師索米蹴舍經三十餘月始得一見涯於門屏所望不過一蒲尉耳涯潦倒無鴈序之情大和九年秋沐方說涯之嬖奴以導所欲涯始一召見出而許微官處焉自是口夕造涯之門以俟其命及涯敗露伏法仇士良收士氏家族沐方在涯私第以為族

人被執而腰斬之

舒守謙即元輿之族也聰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輿以源流非遠而禮遇頗厚經歲處元輿舍未嘗一日間怠於車服飲饌元輿謂之猶子見取明經第官歷秘書郎及持相印許列滿曹命之無何末年以非過怒守謙至於朔日伏謁頓不相見由是日加譴責亦為童僕輩白眼守謙既不自安遂置簪於門下辭往江南元輿亦不見問翌日辨裝出長安言嗟蹇分悒悵自失即駐馬迴望泣涕漣如始達昭應忽聞元輿之禍釋然驚喜是時於宰相宅

杜陽雜編卷下  
收捕家口不問  
親疎並從誅戮  
當時論者以王舒禍福之異定分焉

杜陽雜編下終

杜陽雜編卷下

唐 蘇鶚著

武宗皇帝會昌元年夫餘國

夫餘國見漢東夷傳

貢火玉三斗及

松風石火玉色赤長半寸上尖下圓光照數十步積之

可以燃鼎置之室內則不復挾纊才人常用煎浴明人

其酒亦異方所貢也色紫如膏飲之令人骨香松風石

方一丈瑩徹如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焉而

涼颯生於其間至盛夏上令置於殿內稍秋風颯颯即

令撤去上好神仙術遂起望仙臺以崇朝禮復修降真

臺春百窗屑以塗其地瑤楹金拱銀檻玉砌晶熒炫耀  
 看之不定內設玳瑁帳火齊牀焚龍火香薦無憂酒此  
 皆他國所獻也亡其名上每齋戒沐浴召道士趙歸真已  
 下共探希夷之理由是室內生靈芝二株皆如紅玉又  
 渤海貢馬腦積紫瓷盆馬腦積方三尺深色如茜所製  
 工巧無比用貯神仙之書置之帳側紫瓷盆量容斗斛  
 內外通瑩其色純紫厚可寸餘舉之則若鴻毛上嘉其  
 光潔遂處於仙臺秘府以和藥餌後王才人擲玉環誤  
 缺其半菽上猶歎息久之傳於濮州刺史楊旦

處士子藏幾自言是後魏清河孝王之孫隋煬帝時官  
 奉信郎大業元年為過海使判官遇風浪壞船黑霧四  
 合同濟者皆不救而藏幾獨為破木所載殆經半月忽  
 達於洲島問洲人問其從來藏幾具以告洲人目此滄  
 洲去中國已數萬里乃出菖蒲酒桃花酒飲之而神氣  
 清爽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地土宜五穀人多  
 不死出鳳凰孔雀靈牛神馬之屬又產分蒂瓜瓜長二  
 尺其色如椹一顆二蒂有碧棗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  
 多衣縫掖衣戴遠遊冠與之語中華事則歷歷如在目

前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奏簫韶之樂飲香露之  
醕洲上有久視山山下有澄綠水其泉濶一百步亦謂  
之流綠渠雖投之金石終不沉沒故洲人以瓦鐵爲船  
舫又有良金池方數十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其中有  
四足魚今刑部盧濬員外云金義嶺有池如盆其中有魚皆四足又有金蓮花洲人  
研之如泥以間彩繪光影煥爛與真金無異但其不能  
入火而已更有金莖花其花如蝶每微風至則搖蕩如  
飛婦人競採之以爲首飾且有語曰不戴金莖花不得  
在仙家又有強木造舟楫其上多飭珠玉以爲遊戲強

木不沉木也方一尺重八百斤巨石縋之終不能沒藏  
幾淹駐既久忽思中國洲人遂製凌風舸以送之激水  
如箭不旬日即達于東萊問其國乃皇唐也詢年號則  
貞元也訪鄉里則榛蕪也追子孫皆疎屬也自隋大業  
元年至貞元末殆二百年矣有二鳥大小類黃鸝每翔  
翥空中藏幾呼之則至或令授人語乃謂之傳信鳥本  
出滄洲也藏幾工詩好酒混俗無拘檢數十年間遍遊  
無定人莫知之惟趙歸真常與藏幾弟子九華道士葉  
通微相遇遂得其實歸真往往以藏幾之異備奏於上

上令謁者賁手詔急徵及至中路忽然亡去謁者惶怖  
卽上疏具言其故上覽疏咨嗟曰朕不能如明皇帝以  
降異人後有人見藏幾泛小舟於海上者至今江表道  
流大傳其事焉

宣宗皇帝英明儉德器識高遠比在藩邸常爲諸王典  
式忽一日不豫神光滿身南面獨語如對百寮鄭太后  
惶恐慮左右有以此事告者遂奏文宗云上心疾文宗  
召見熟視上貌以玉精如意撫背曰此真我家他日英  
主豈曰心疾乎卽賜上御馬金帶仍令選良家子以納

二宅及卽位時人比漢文帝衣漉濯之之衣饌不兼味  
先是宮中每祕行弔卽先以龍腦鬱金藉其地自上垂  
拱並不許焉凡與朝士從容未嘗一日不論文學而頗  
注意於貢舉常於殿柱上題鄉貢進士字或大臣出鎮  
卽賦詩賜之凡欲對公卿百寮必先嚴整容止更衣盥  
手然後方出語及庶政則終日忘倦章奏有不欲左右  
見者率皆焚熟倡優妓樂或謂曰嬉戲上未嘗等閑破  
顏縱賜與亦甚寡薄一日後宮有疾召醫人侍湯藥洎  
平愈上袖出金數兩遺之醫者將謝遽止之曰勿使內



官知言出於外更使諫官上疏也其儉靜率多此類

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有二龍鱗鬣爪角悉備明霞  
錦云鍊水香麻以爲之也光耀芬馥着人五色相間而  
美麗於中國之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  
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  
更有女王國貢龍油綾魚油錦紋彩尤異皆入水不濡  
濕云有龍油故也優者亦作女王國曲音調宛暢  
傳於樂部後漢東吳傳云海中有女王國視井  
卽有孕又梁紉公子傳云女國有六  
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饌

以禮焉王子善圍棋上勅待詔顧師言爲對手王子出  
揪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  
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製度  
自然黑白分焉冬溫夏冷故謂之冷暖玉又產如揪玉  
狀類揪木琢之爲棋局光潔可鑿及師言與之敵手下  
至三十有三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每汗手凝思方  
敢下着則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  
臂已狀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  
第三手也師言實第一國手矣王子對曰願見第一曰

王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方得見第一今欲躁  
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一不如大  
國之二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三着鎮神頭  
圖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立於牀前則  
髮垂至地坐於暗室則目光可長數丈每採藥於深巖  
峻谷則有毒龍猛獸往來衛護或晏然居家人有具齋  
邀之雖一日百處無分身而至或與人飲酒則袖出  
一壺纏容一二升縱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

命飲卽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漉漉而出麴  
藥之香取無減耗或與獵人同羣有非朋遊者俄而見  
十數人儀貌無不聞別或飛朱象於空中則可屈千里  
有病者以布巾拭之無不應手而愈及上召入內庭遇  
之甚厚每與從容論道率皆叶於上意因問曰長生之  
道可致乎集曰徹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  
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則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  
久視之術何足難哉又問先生之道孰愈於張果曰臣  
不知其他但少於果耳及退上遣嬪御取金盆覆白鵲

以試之集方休於所舍忽起謂中貴人曰皇帝安能更  
令老夫射覆盆乎中貴人皆不喻其言於時上召令使  
至而集纒及玉堦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上笑曰  
先生早已知矣坐於御榻前上令宮人侍茶湯有笑集  
貌古布素者而纒髮絳脣年纒二八頃與忍變成老嫗  
鷄皮鮐背髮鬢皤然宮人悲駭於上前流涕不已上知  
宮人之過促令謝告元生而容質却復如故上因語京  
師無苴蒺荔枝俄頃二花皆連枝葉各數百鮮明芳  
潔如纒折下又嘗賜甘子集曰臣山下有味逾於此者

上曰朕無復得之遂取上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頃  
撤盤卽甘子至矣芬馥兩殿其狀甚大上食之王其甘  
美無匹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卽把筆書曰四十年但  
十字挑脚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  
年也集初辭上歸山自長安至江陵於一布囊中探金  
錢以施貧者約數十萬中使從之莫知其所出旣至中  
路忽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後數日南海奏先生  
歸羅浮山矣

大中未舒州奏衆鳥成巢闕七尺高一丈而鸞雀鷹鷂

其聲曰甘蟲因謂之曰甘蟲時人畫圖鬻於市肆

懿宗皇帝器度沉厚形貌瓌偉在藩邸時疾疹方甚而郭淑如見黃龍出入臥內上疾稍間妃異之具以事聞上曰無泄是言貴不見忘又嘗大雪盈尺上寢室上輒無分寸諸王見者無不異之

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蘸水向日張之古法暈及上曰耶王即位振暈之言應矣

宣宗製泰边陲曲其詞曰海岳晏咸通及上垂拱而年

號咸通焉上仁孝之道出於天性鄭太后猷代而蔬素悲咽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者無不動容以至酸鼻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於廣化里賜錢五百萬貫吏罄內庫寶貨以實其宅至於房櫳戶牖無不以珍異飾之又以金銀為井欄藥曰食櫃水槽釜鑪盆甕之屬仍鏤全為瓜籬箕筐製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牀悉櫛以金龜銀螯又琢五色玉為器皿什物合百寶為圓案又賜金麥銀米共數斛此皆太宗朝條支國所獻也堂中設連珠之帳却寒之簾犀鬣牙席龍鬚鳳襦一珠帳

續真珠以成也却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之鳥  
骨所爲也未知出自何國又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  
被其枕以七寶合成爲鷓鴣之斑翡翠匣積毛羽飾之  
神絲繡被繡三工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其精巧華麗  
絕比其上綴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輝煥又帶蠲忿  
犀如意玉其犀圓如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  
怒如意玉類桃實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也又有瑟瑟  
幕紋布巾火蠶綿九玉釵其幕色如瑟瑟潤三丈長一  
百尺輕明虛薄無以爲比向空張之則疎朗之紋如碧

絲之貫真珠雖大雨暴降不能濕溺云以鮫人瑞香膏  
所傳故也紋布巾卽手中潔白如雪光軟特異拭水不  
濡用之彌年不生垢膩二物稱得之鬼谷國火蠶綿云  
得之炎洲絮衣一襲用一兩稍過度則熯蒸之氣不可  
近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上有字曰玉兒工巧妙麗  
殆非人工所製有金陵得者以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  
晝寢夢絳衣奴傳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  
以夢中之言言於左右洎公主薨其釵亦亡其處韋氏  
異其事遂以實話於門人或云玉兒卽潘妃小字逮

諸珍異不可具載自兩漢至皇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角綴五色香囊其中貯辟寒香辟邪香瑞麟香金鳳香此香皆異國所獻仍雜以龍腦金屑刻鏤水精瑪瑙辟塵犀爲龍鳳花木狀其上悉絡以眞珠玳瑁更以金絲爲流蘇彫輕玉爲浮動每一出遊則芬馥滿路晶熒照灼視者眩惑其目時中貴人買酒於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太異也同席曰豈非龍腦邪曰非也余幼給事於嬪御宮故常聞此永知今日何由而致因顧問當壚者遂云公主步輦夫

以錦衣質酒於此中貴人共視之益歎其異上每賜御饌湯物而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靈消炙紅虬脯其酒有凝露漿桂花醕其茶則有綠華紫英之號靈消炙一年之內取之四兩雖經暑毋終不臭敗紅虬脯非虬也但佇於盤中則健如虬紅絲高一尺以筋柳之無數分撤則復其故其諸品味人莫能識而公主家人饜飫如里中糠粃一日大會韋氏之族於廣化里玉饌俱列暑氣特盛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掛於南軒良久滿座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鑿云

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毒也章氏諸家好爲菓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祇捧立室中而光明如晝公主始有疾召術士米寶爲禳法乃以香蠟燭遺之米氏之隣人覺香氣異常或詣門詰其故寶具以事對其燭方二寸長尺餘上施五色文焚之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餘煙出其上卽成樓閣臺殿之狀或云蠟中有蜃脂故也公主疾旣甚醫者欲雜其藥餌奏云得紅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檢內庫得紅蜜數石本兗州國所貢也白猿脂數筵本南海所獻

山海經曰

南方有山雖曰加藥餌終無其驗而公王薨上哀痛之中多白猿中多白猿自製挽歌詞令百官繼和及庭祭曰百司與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於章氏之庭家人爭取其灰以埋金寶及葬於東郊上與淑妃御延輿門出內庫金玉馳馬鳳凰麒麟各高數尺以爲威儀其衣服玩具悉與生人無異一物已上皆至一百二十鼻刻木爲樓閣宮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勝計以絳羅綺繡絡以金銀瑟瑟爲帳幕者亦各千數結爲幢節傘蓋彌街翳日旌旗珂珮兵士鹵簿率多加等敕紫泥及女道士爲

侍從引翼焚升霄降靈之香擊歸天紫金之磬繁華輝  
煥始二十餘里上賜酒一百斛餅飲三十駱馳各徑關  
二尺飼役夫也京城士庶罷業奔看汗流相屬惟恐居  
後及靈車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者無不掩  
泣同日薨乳母上又作祭乳母文詞理悲切人多傳誦  
是後上晨夕注心掛意李可及進主百年曲聲詞哀怨  
聽之莫不淚下更教數十人作歎百年隊取內庫珍寶  
彫成首飾畫八百疋官絙作魚龍波浪文以爲地衣每  
一舞而珠翠滿地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萬甚無狀

左軍容使西門季玄素鯁直乃謂可及曰爾恣巧媚以  
惑天子滅族無日矣可及恃寵亦無改作可及善轉喉  
舌於天子前弄媚眼作頭腦連聲作詞唱新聲曲須臾  
間變態百數不休是時京城不調少年相效謂之拍彈  
夫一日可及乞假爲子娶婦上曰卽令送酒米以助汝  
二禮可及歸至舍見一中使監二銀盃各高一尺餘宣  
賜可及始以爲酒及封啟皆實以金寶上賜可及金麒麟  
高數尺可及取官車載歸私第西門季玄曰今日受  
賜更用官車他日破家亦須贖還內府不道受賞至勞



牛足後可及坐流嶺南其舊賜珍玩悉皆進納君子謂西門有先見之明

上敬天竺教十二年冬製二高座賜新安國寺一爲講座一曰唱經座各高二丈研檀沉爲骨以漆塗之鏤金銀爲龍鳳花木之形徧覆其上又置小方座前陳經案次設香盆四隅立金穎伽高三丈磴道欄檻無不悉具前繡錦襜褕精巧高緋冠於一時卽設萬人齋勅大德僧撒首爲講論上勅修安國寺臺殿廊宇制度安麗就中三間華飾祕邃天下稱之爲最工人以夜繼日而成

之上親幸賞勞觀者如堵降誕日於宮中結綵爲寺賜升朝官已下錦袍李可及嘗教數百人作四方菩薩齋隊

十四年春詔大德僧數百人於鳳翔法門寺迎佛骨百官上疏諫有言憲宗故事皆上曰但生得見殺而無恨也遂以金銀爲寶刹以珠玉爲寶帳香鼻仍用孔雀氍毹毛飾其寶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爲飛簾花檻瓦木階砌之類其上徧以金銀覆之鼻一刹則用夫數百其寶帳香鼻不可勝紀工巧輝煥與日爭麗又悉

珊瑚瑪瑙珍珠瑟瑟綴爲幡幢計用雜珍寶不啻百斛其剪綵爲幡爲傘約以萬隊四月八日佛骨入長安自開遠門安福樓夾道佛聲振地凡瞻禮僧徒道從上御安福寺親自頂禮泣下沾臆卽召兩街供奉僧賜金帛各有差仍京師耆老元和迎真體者悉賜銀碗錦綵長安豪家竟飾車服駕肩彌路四方挈老扶幼來觀者無不蔬素以待恩福時有軍卒斷左臂於佛前以手執之一步一禮血流灑地至肘行膝步齧指截髮不可算數又有僧以艾覆頂上謂之鍊頂火發痛作卽掉其首呼

叫街市少年擒之不令動搖而痛不可忍乃號其卧於道上頭頂焦爛舉止蒼迫凡見者無不大哂焉上迎佛有八內道曰卽設金花帳溫清牀龍鱗之席鳳衣之褥焚玉髓而分薦瓊膏之乳皆九年訶陵國所貢獻也初迎佛骨有詔令京城及畿甸於路傍疊土爲香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飾之京城之內約及萬數是妖言香刹搖動有佛光慶雲現路衢說者迭相爲異又坊市豪家相爲無遮齋大會通衢間結綵爲樓閣臺殿或水銀以爲池金玉以爲日競聚僧徒廣設佛像吹

螺擊鉞燈燭相繼又令小兒玉帶金額白脚呵唱於其  
間恣爲嬉戲又結錦繡爲小車輿以載歌舞如是充於  
輦之下而延壽里推爲繁華之最是歲秋七月天子晏  
駕識者以爲物極爲妖公主薨而上崩同昌之號明矣  
僖宗皇帝卽位詔歸佛骨於法門其導從威儀十無其  
一具體而已然京城耆耄士女爭爲送別相謂曰六十  
年一度迎真身不知再見復在何時卽伏首於前嗚咽  
流涕所在香刹詔悉鏟除近甸百無一二焉

杜陽雜錄終

